

# 海市蜃樓

社會長篇小說

百花同日生著

龍  
公



—— 目 回 集 四 第 ——

第三十一回

悴鳳倚樵桐針心苦語

殘雲橫斷峽刺耳新聲

第三十二回

蘗苦梅酸名園空延佇

花明月暗香徑共盤桓

第三十三回

哀榮絕代纔兔爰爰

福慧無雙明星晰晰

第三十四回

同行爭女角戲效三拉

導演逞奇才功虧一跪

第三十五回

聞雷失箸錯愕作狼奔

鑿壁偷光陰陽關牛喘

第三十六回

片言折獄倚枕候鷄鳴

萬里投荒攀轅豁虎跳

第三十七回

紅搖燭影新婦盼新郎

綠蔭叢光公娼育公子

第三十八回

花縈霧淞薄袖分香

車走雷聲纖雲抱月

第三十九回

痕留貝齒口角度春風

水漫金山指頭露沾雨

第四十回

微聞鄉澤聯袂到南湖

忽發狂言衝冠因北里

## 海市鶯花

第四集

百花同日生譚

## 第三十一回

悴鳳倚樵桐針心苦語 殘雲橫斷峽刺耳新聲

話說姚青梧被那女子嬌叱了一陣，曉得闖錯了房間，趕緊陪笑道：對不住，說著就趑趄趑趄的退出去。那女子氣忿，稍平朝他臉上瞅了兩眼，忽然吟吟的笑道：噯呀，你不是姚少爺嗎？姚青梧把房門外的一隻腳又縮了進來，定眼對她呆看半晌，方想起有點像白曼君的妹子。青芙蓉驚喜道：你們是幾時到上海來的？青芙蓉道：快兩個月了。你進來坐一會兒，再走。姚青梧走到她身邊，握手笑道：你的眼睛真利害，居然還認得我兩三個月不見。你出落得格外的標緻，我倒不大認得你。咧，青芙蓉笑道：你眼睛裏怎會還有我？青梧道：言重了。我那一天不惦記著你？雖然從正月到現在，不過三個月，我日思夜想，只當已有三五年之久呢。青芙蓉掙脫他的手，身子向後挪動了兩步，道：你別濫灌米湯。

我們倆可談不上。這個這些話，你只去購給二姐姐聽。青梧吐舌低聲道：「二姐姐呢？青芙蓉小嘴兒向帳子那邊一歪，道：『還睡著呢。』青梧悄笑道：『敢情她昨天一夜不曾睡。』青芙蓉啐了一口道：『他愛睡不睡，你管得著嗎？』白曼君在帳中嬌聲問道：『老三，你和誰說話？』青芙蓉笑道：『誰呀？是你不認得的陌生人。』一面說一面輕舒雙臂，將青梧推送到牀前，掀開帳門，全身兒都裹在裏面。白曼君半邊臉偎在枕上，露在外面的小顴頰兒一片緋紅，像個虛火上升的樣兒。面龐瘦損，眼睛也凹進了許多。眉尖兒緊緊交鬥在一處，病態愁容憔悴之中，含著幾分嫵媚。青梧覺得她是一個可憐人，很想伸手到被中拉著她的手，細細的安慰一番。只因平日聽得王百琪說北方佳人睡覺不興穿小衣的便瑟瑟縮縮的，不敢冒昧。白曼君看見他早伸出雪白的膀子來，青梧撫摩著道：『快些縮進被中去罷。』小心凍壞了。白曼君搖搖頭乾笑道：『我們這種身體值什麼錢？又不是千金小姐。』青梧笑道：『你們的身體纔真值錢呢。一個月的包銀不是一千就是八百。我們做男子的遠遠不如你休說大學畢業，就是出洋留學回來不

是皇親國戚不做貪官污吏能够一個月賺得三五百塊錢的薪俸就算是交著紅運的了。（有慨乎其言之處今之世界男不爲盜女不爲娼何從有得志之日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也）青芙蓉在帳外冷笑道天下那有不喫屎的狗打倒貪官污吏建設廉潔政府還不像我們自稱賣藝不賣身一樣口頭上說得好聽罷咧殊不知越是滿口仁義道德越是一肚皮男盜女娼但看那些做官的來的時候身上一件破竹布大褂子倒也兩袖清風不到幾個月後就買汽車造洋房討小老婆請一次客一千幾百塊出一踏門五六千塊討一個老婆定洋幾萬塊買一件首飾又是幾萬塊不貪不污那裏來的這些造孽錢難道他家裏現開著大窰子是有那些冤大頭嫖客拚命塞狗洞麼（快人快語雖然此書所述蓋國民軍未打倒軍閥之時故有此種怪現相今茲統一告成青天白日之下豈復尙有魑魅橫行之餘地耶手書至此額手稱幸）白曼君道管牠貪官也好污吏也好總比我們做女戲子的強可憐我們粉墨登場不哭的強哭不笑的強笑還要迎合看戲人的心理下著身分做出些浪態淫聲

驕形怪狀。您瞧這碗飯，還是人喫的麼？青梧笑道：「喫一行怨一行，人心總沒有知足的時候。你要做到男子看見他們在勢利場中吮癰、舌痔、撥臀、捧屁的醜態，纔曉得你們舞台上的表演，還是最高尚的藝術。你莫太看輕了你們的地位。社會上儘有好些文壇鉅子、報界偉人，把你們當做重生父母，再造爺娘。靠你們浪態淫聲、驕形怪狀換來的錢，穿衣喫飯、養家餬口呢？所以我覺你過於自暴自棄了。」白曼君原說的違心之話，不由嘆哧一笑。青梧捉住她的膀子，硬塞進被去，無心有意的碰了一下。香溫玉、軟粉骨酥融，只覺一縷微麻，從指尖直傳染到心肝脾胃，腎比觸了電，還厲害，嚇得縮手不迭。白曼君微蹙著眉峰，似笑非笑的抹了他一眼，道：「你坐下來，我有話和你慢慢說。」青芙蓉倒了一杯熱茶，雙手捧來，遞給青梧，恭恭敬敬的道：「姚少爺用茶。」青梧看她那副淘氣的樣兒，完全像戲裏的小丑，忍不住要笑，口裏正異常作渴，接過來就要喝。白曼君望著青芙蓉，道：「你倒的可是龍井？」姚少爺他不喝香片的。（一茶之微，尙緊映前文文人之心，洵細若髮哉。）青芙蓉骨都著嘴，道：「自從你遇見姚少爺。」

後學著一個希奇口兒。那一天不泡的是龍井。我們幾時還有香片。喝姑娘你好難伺候。一扭腰兒笑出房去。青梧見她十分活潑。可愛招手道：「你來。我告訴你一句話。」青芙蓉在門縫裏做了一個鬼臉。一眨眼就跑了。青梧喝了兩口茶。白曼君便問他道：「我這龍井好不好？還是在杭州翁隆盛買的蓮心老三真缺德。就祇倒一杯給我。我面前問都不問一聲了。怪渴的。」青梧道：「我倒給你也是一樣。」白曼君笑道：「這可不折死了。我祇將這剩下的給我喝一口。」就說時微抬了抬身子。青梧一手托着她的肩背。一手拿茶杯就著她的口。白曼君仰著頸子。骨都都一飲而盡。青梧怕她吹了風。連忙將茶杯放在床前的玻璃檯上。雙手捧她睡下。又將粉紅華絲葛的薄棉被拉來替她緊緊蓋著。（孝子事親能如是亦足矣。）白曼君已微微的不住嬌喘。青梧道：「你的身體怎的這樣嬌弱。這兩天可是有點不適意。總要好好好的保養纔對。」白曼君歎道：「這這日子怎麼會不生病。我只希望能夠早死一天。就算是我的幸福。」青梧一兩日來見識增高。覺得男子把女子當做玩物。至多不過看成青芙蓉手裏的芙

蓉。鳥。女。子。可。就。把。男。子。看。成。牛。馬。一。般。高。興。時。教。他。耕。田。載。重。不。高。興。時。馬。上。賣。到。暑。戶。店。裏。快。快。的。殺。慢。慢。的。割。所。以。他。對。於。女。性。的。信。仰。像。夏。秋。後。的。寒。暑。表。一。度。一。度。的。往。下。低。減。白。曼。君。道。我。和。你。雖。祇。幾。面。之。緣。始。終。忘。不。掉。你。這。個。人。怎。奈。你。不。能。到。我。那。地。方。來。我。也。不。能。到。你。公。館。裏。去。連。寫。封。信。問。候。你。都。不。敢。後。來。見。你。老。不。來。看。我。的。戲。知。道。你。一。定。到。上。海。來。讀。書。了。可。又。不。敢。來。看。你。想。不。到。今。天。會。這。樣。湊。巧。青。梧。暗。想。女。性。對。於。牛。馬。也。有。敷。衍。勸。勉。的。時。候。便。笑。了。一。笑。白。曼。君。道。你。那。朋。友。姓。柳。的。和。小。桃。紅。的。一。段。故。事。你。曉。得。麼。青。梧。詫。問。是。什。麼。事。白。曼。君。紅。臉。笑。道。一。個。餓。牢。裏。放。出。來。的。男。子。和。一。個。唱。戲。的。女。孩。子。你。想。想。也。就。明。白。了。都。是。楊。飛。飛。那。老。狐。狸。精。不。好。得。了。姓。柳。的。好。些。錢。過。意。不。去。就。顧。不。得。我。那。妹。子。的。身。體。了。唉。現。在。男。子。們。的。心。也。太。黑。姓。柳。的。沒。到。手。時。倒。很。肯。花。冤。錢。到。手。後。却。捨。不。得。再。花。幾。個。錢。替。她。打。算。一。個。長。久。之。計。來。往。了。幾。次。就。擱。在。腦。後。去。了。還。好。我。不。會。上。他。的。當。他。原。是。轉。我。的。心。思。的。却。是。楊。飛。飛。不。答。應。否。則。我。就。不。至。於。像。小。桃。紅。一。樣。也。要。

淘一場閒氣。楊飛飛並不是特別的憐愛我。她嫌姓柳的錢用得不要緊。拿我賣更大的價錢呢。你瞧罷。只要有一個大闊人肯出錢。我又是一個小桃紅了。不過我沒有小桃紅那樣好說話。早就想和那老狐狸精脫離關係。她如果不知進退。那是她自討苦吃。對不住我。可要先發制人了。你想我沒有一點希望。沒有一點安慰。淨拿臉子喉嚨賣錢給她使用。已經越想越不情願。別說說是賣身了。白曼君細細訴說她的近狀。原來她們這一行離開杭州後。又在上海唱了一個月的戲。本預備就回天津去的。却因白曼君嬌弱多病。不能遠行。只得在大慶里租了房子住下。休養一二個月。再走。那楊飛飛和拉胡琴的費四。一向雙飛雙宿。最近費四同背包袱的盎三。不對胃口。平白地鬧起意見來。雙方聲勢汹汹。一個拿著小桃紅唱馬上緣的槍。一個搶了青芙蓉唱奪小沛的戟。打得個人仰馬翻。楊飛飛眼睜睜地只好讓他們惡狠狠的廝殺。一連鬧了幾天。還不能澈底解決。白曼君等不能安住。纔暫時都搬到旅館裏來。小桃紅小月鳳也住在對門小房間裏。靜候那邊以武力維持議案。楊飛飛不放心。白

曼君派青芙蓉暗暗的監視着且喜青芙蓉雖是楊飛飛的姨姪女心裏却不  
大滿意她這姨媽倒反幫着白曼君說話因此行動還十分自由白曼君又道  
目下情形既這樣混亂愈加使我不願意隨她同流合污我年紀也這麼大了  
好花也難開到百日再不自己打定主意難道就飄流一輩子嗎不幸我識得  
幾個字看過幾本書上輩子又是滿州的貴家豪族說起來也辱沒殺人革命  
之後家破人亡纔落在這老狐狸精手裏她也是女戲子出身我父親在天津  
買了來做姨太太見我家沒有出頭的人那裏還有什麼忌憚因我抵死不願  
爲娼便硬逼我學什麼牢什子的戲目下唱戲的地位提高也可以稱做藝術  
家可是女戲子依然處在特別地位唯一的出路只有給富人做小老婆隨時  
隨地都可以引起他們的野心我儉生苟活讓大衆公開的品頭評足任意侮  
辱已經把我父母的臉都丟盡了如何再肯拿清白之軀供那般忘八鬼子賊  
的蹂躪中國的闊人又多他們不曉得愛惜乃祖乃宗搜括得來的汗血錢盡  
量拿來做他們出汗的夫馬費（此可云汗裏來汗裏去）那老狐狸精也會

和我鬧了好幾次。鬧翻了。索性連戲也不肯唱。她到底還得靠著我。唱戲零碎賣錢。我真發了毒氣。她倒又伏伏貼貼的。不敢怎樣管我。了。但這樣湊合的局面。終久不是一件好事。我最短期間。若不能自尋一個結局。便只有一個死。青梧不敢回答。望着也。又有點不忍。白曼君眼圈兒紅紅的。又是嘆了一口氣。道。我不曉得我怎麼這樣會傷心。稍微一傷心。心便痛得像刀割一般。你摸摸我胸口。此刻還突突的只跳呢。青梧澄澄的朝她看着。白曼君把臉捱着。被角微微一笑。重又淒然道。我也曉得我也是活不長的了。但既有這一口氣在。總不能不殺出一條血路。稍稍安享自由的幸福。老像這樣委曲求全的活着。倒還不如乾乾淨淨的一死。我一想。起我昏迷黑暗的前途。真個茫然不知投身何所。老實同你說。我們唱戲的。當真就指着本事賣錢嗎。那唱工比我好。白口比我好。做派比我好。武工比我好的角兒。曉得有多少。爲什麼她們有的祇能做做配角。有的祇能唱唱前三齣。我憑着這貓叫的喉嚨。耍狗熊的身段。就能穀比她們紅嗎。無非就全靠着一點兒顏色。動人罷。咧。再進一步說。那些人爲

什麼要愛我的顏色。他們不會花上兩毛錢買一張月份牌。回去那月份牌上的時裝美女不見得就沒有比我強的。何必。要這樣風風顛顛的搶着捧我。他們的唯一目的是想拿我做他們獸慾的發洩之處。當然不問可知。偏生我天生的古怪脾氣給他們一個可望不可接。他們對於我就無所謂。目的無所謂。希望他們看得我那價值還不等於月份牌上的美女。還不等於唱前三齣的零碎。現在雖然可以暫時哄動觀衆日子。一久恐怕就沒有好下場。我的將來真像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有點不堪設想。哩話可又說回來啦。就算世界上的瘟生是死不完的。或者他們中毒太深。比孝子賢孫還要恭順。並不因我性情的冷僻。孤高。便心灰意懶。甚至疑心我是自高。身價格外不顧身家性命。來作熱烈的捧場。以求我慈顏之一笑。百折不回到死不悔。然而無論如何。他們只是迷戀我的顏色。並非崇拜我的人格。而我這顏色。又是萬萬不能持久的。我今年已經十九歲了。憂能傷人。頂多還能支持四五年。這四五年當中也要分做三種時期。第一時期是嬌嫩的含苞欲吐。娟媚天然。不僅僅以顏色勝。

人第二時期是冶豔的好花。半開色香俱醉。所有的處女美。這時又改變了一個樣兒。第三時期是富麗的殉爛。怒放如火如荼。但是精華都盡糟粕。僅存便逐漸離落。英續紛殘。紅狼藉的時候。不遠了我現在已到第一時期的尾上。第二時期的我便已不是現在的。我第三時期的我更絕對不是第二時期的。我光陰似箭。催人老。我一天一天。只向黑暗和悲慘那一方面走去。到了後來。面目憔悴。形容枯槁。精神上和肉體上的痛苦和光陰一同加添上去。那時候就悔不早死了。我在詩本上看見兩句話。『美人從古如名將。不使人間見白頭。』我以爲美人何必頭白。不使人間見白頭。正是美人的幸福。白曼君說得淒淒切切。慘慘戚戚。哇的一聲。青梧手裏的一塊潔白絲巾（又回映絲巾）湊着她的嘴。被染得鮮紅的。像桃花兒瓣。灑徧了一般。正是。

膚皴瘦玉心還熱。

口嚼紅霞怨不銷。

青梧不相信她是這樣一個可憐人。暗道你就曉得我一定能毀尊重你的人。格不僅僅迷戀你的顏色麼。但這句話不好問出口來。恐怕唐突西施觸動了。

她的嬌嗔而她的身世也委實淒慘萬狀不由人不怦然動念聽窗外車走雷聲一顆心便彷彿被十幾輛汽車載到各個不同的方向橫衝直撞又好像斷了綫的風箏在風端裏隨風飄蕩忽東忽西忽上忽落疑心是在做夢只眼前明遇見的都是做夢都想不到想起自己有父有母而且都很慈善環境似乎比她好得多然而也不免於可憐可見天下可憐人原也不少不過有些能毅行樂雖在可憐之中了不自覺其可憐像自己自尋煩惱只爲三分可憐也要弄成一十二分當下不知是驚是恐是喜是愁是悲痛是憐憫竟想不出一切安慰她的話悠然相對了一忽兒方微歎道一個人本不宜識字尤其是聰明人尤其是心細胸窄的女孩兒像你們見天兒在舞台上搬演些離合悲歡哀感頑豔的戲劇的身在劇中癡及局外自難免格外的工愁善感須知愁與病是相連的多愁多病並不是什麼好話你徒然在萬魔蹂躪之下又添一種病魔的糾纏這是何苦呢白曼君乾笑道吐一口血有什麼要緊病魔和我訂交也不自今日起男子的血如金婦人的血如水婦人中十個到有九個害

難醫好的月經病像吐血更不足爲奇了。青梧聽她言外之意似已因憂鬱而成了乾血癆。這的確是一件難於一時奏效的病。暗暗替她擔心。白曼君掙扎着還待說話。青芙蓉收拾的齊齊整整的領了小桃紅小桐鳳嘻嘻哈哈一路笑了進來。青梧縮手將絲巾塞在衣袋裏。三人一 pairwise 兒到床前朝她娉娉婷婷的請了一個安道。替姐夫請安。青梧嚇得只有笑道。姐夫也是可以隨意亂喚的。我和你二姊姊總共只見了這幾面。這個稱呼實在不敢當。青芙蓉笑道。一面生兩回熟。咱們二姐姐最是一見如故。你現在還是床沿上的姐夫。再來一次。就是被窩裏的姊夫了。白曼君看她們這等憊賴的模樣兒。也不禁破涕爲笑。指着青芙蓉罵道。嚼你的舌根呢。三丫頭你怎的這樣淘氣。都是你一人弄的鬼。青芙蓉笑着走了。開去道她們這樣聽我的話。我教他們吃糞。他們肯吃嗎。我們這是真正民意。一致推戴擁護呢。小桃紅笑道。二姐姐是唱的斬黃袍心裏那麼着口裏。却這麼着呢。白曼君道。你把我當做你呢。起先假惺惺的不肯。現在又想那姓說到這裏帶笑嚙住小桃紅白了她一眼。把頭低下去。青

梧看她面龐兒比從前紅潤了許多暗暗的點頭怕她受窘忙笑向青芙蓉招手道你來你來我正要問你方纔聽見你二姐姐說你比她還大月份應該排行在大爲什麼她們都喊你老三青芙蓉偏過頭去不作理會小桐鳳道你不曉得這裏面很有好玩的故事呢小桃紅瞪了她一眼道你總歸這樣口沒遮攔不論什麼話有的沒的亂說說着朝白曼君擠眉弄眼的一笑小桐鳳圓睜着眼睛嚷道你們背着人什麼話說不出來在人面前就這般裝腔作態的我偏要說青梧拍手笑道對呀你的脾氣恰恰和我一樣你不攔住我我倒可不說的這般一來我更非說不可了你說你說我倒要聽聽是什麼好玩的故事小桐鳳鼓着小顛頰兒只是搖頭道我不說了。我憑什麼要去挨別人的瞪青芙蓉道姚少爺你去係她小孩子曉得些什麼小桐鳳冷笑道你們的鬼把戲那一件不清清楚楚的放在我肚皮裏只不肯去告訴那老狐狸精罷咧你們當我真睡在鼓裏麼青梧拉她到沙發上坐地道對我說說有什麼要緊我又不是小報館裏的大記者專門拿你們的事情做新聞小桐鳳看了青芙蓉

一。眼。便。道。你。聽。我。算。算。這。本。帳。我。們。姊。妹。們。一。共。是。五。個。不。用。說。二。姐。姐。自。然。是。老。二。現。在。我。們。口。裏。喊。的。三。姐。姐。實。在。就。是。老。大。小。桃。紅。老。四。我。頂。小。老。五。五。個。人。只。得。四。個。中。間。不。是。還。缺。着。一。枚。嗎。從。前。本。有。個。老。三。她。是。唱。花。旦。的。那。時。候。現。在。的。三。姐。姐。就。祇。同。她。配。配。戲。什。麼。新。安。驛。遺。翠。花。賣。胭。脂。珍。珠。衫。這。一。類。的。戲。現。在。不。准。演。的。原。先。她。們。便。天。天。唱。那。頑。意。兒。兩。個。人。在。戲。台。上。眉。來。眼。去。動。手。動。腳。的。慣。了。下。台。之。後。依。然。交。頸。疊。腿。你。憐。我。愛。比。小。兩。口。兒。還。親。熱。些。兩。人。又。常。常。做。一。床。睡。大。家。背。後。都。拿。她。們。取。笑。說。是。一。對。夫。妻。後。來。在。天。津。天。仙。茶。園。唱。戲。有。一。個。江。西。來。的。李。師。長。看。中。那。老。三。硬。討。了。去。做。姨。太太。帶。回。去。孝。敬。什。麼。巡。閱。使。現。在。的。這。個。三。姊。姊。只。哭。得。死。去。活。來。兩。隻。眼。睛。腫。得。有。胡。桃。般。大。小。也。不。知。道。她。是。戀。也。不。知。道。她。是。羨。大。家。因。她。夜。晚。上。做。夢。都。哭。着。喊。老。三。所。以。都。笑。着。轉。過。口。來。喊。她。做。老。三。她。也。就。自。命。是。老。三。了。據。大。家。說。她。們。倆。不。但。會。在。戲。台。上。做。戲。還。會。在。帳。子。裏。做。戲。（本書皆空中樓閣第神經過敏者或竟疑以爲是己死之某女伶矣）青梧笑道怎